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四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遜菴先生在劉門其勇於急難不下祁公開美行實一篇最詳盡惟言意爲心之所存則遜菴有不盡守師說者故梨洲別撰行狀一篇然遜菴所敘閒有梨洲之所未及者當並存而不廢也遜菴之自敘曰日初避亂天台閩訃道阻嗣後崎嶇閩粵越五年己丑南還始得哭先生於古小學然則遜菴丁戊之閒殆亦嘗參海上軍

事者乎淑王之立也世謂史閣部所以持異議者由於呂大幾錢謙益而遜菴行狀與忠正子伯繩所作年譜則謂馬士英先持異議其後中變遂嫁之史公此異聞也當更攷之遜菴後嘗爲僧然有託而逃不以累其正學近識於忠正祠中配享諸高弟有不知而欲去遜菴之名者予力持之得免遜菴之子壽平工書今人皆知之而遜菴身肩正學之傳以遺民不媿其師反敘貨無能道之者甚矣原伯魯之多也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明史所作公傳皆本行狀而乙酉以後起兵之事甚略

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予則以為不必諱者夫浙東一隅之地其不足以抗　王師也明矣然使當時如公之策盡公之才則　王師亦終煩擘畫而江上未必不以此延歲月之喘乃卒不能用其言也是則天命在
聖朝雖有善者無如何也故正惟詳述之而後知亡國之際未必無人而回天之力無自而施也方潞王之在杭也撫浙信至公與蕺山劉公奔赴公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於是東歸劉公絕粒而以起兵事屬之公公歸姚數日事未集劉公遲公不至垂死張目曰兩般皆悠約哉劉公卒之二日

而公兵起山陰會稽兵亦起公與於劉公旗前而行閏六月二十五日會師西陵駐營龍王塘時列營數十參差前卻不一公軍於其中最弱而戰最勇每出兵必先戰戰輒爲　大兵所首衝或敗公輒再整兵不少挫於是樞輔張公國維約諸營以十月初八日爲始連戰十日是日公與陳公潛夫合營而進部將盧可充先登有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諸將史標魏良皆有功息兵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岸魏良先出戰死伏發　大兵不利益兵至公姪茂芳出鬬史標以大礮衝之又捷未及十日收兵而止而公已四戰勝負亦相當先是公與

諸軍議以江面仰攻甚難不如間道入內地爲攻心策而海寧諸生顧名佐適來乞師又查繼坤查繼佐兄弟亦至繼坤爲公言臨平陳萬良之勇能梗　大兵平湖馬萬方亦來公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請於王以爲平吳將軍議西渡乃以十月十八日使部將徐明發渡江策應萬良方爲　大兵所困明發至而免於是公軍遂西行殺臨平務官至北陸萬良與明發合軍札五杭敗嘉湖道佟國器軍焚大舟二艘小舟二十餘大礟四甲三弓三十一刀槍共一百四十餘時十月二十二日也次日札新市次日札雙林次日遂至吳江次日以軍無

繼退五杭復退臨平次日至天開河　大兵正邀擊而公以中軍至遂濟江是役也浙西爲之一震而惜其不繼而返也十二月朔　大兵伏內墩張公國維部將趙天祥西渡公軍應之張軍在上流公軍在下流　大兵徘徊不果出各以其軍返二十四月張公復議分道齊出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公與陳公潛夫王之仁血戰於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公憤甚乃乞師於張鵬翼裘尚奭仍與陳公合軍以出國安亦遣兵來會稍有斬獲公始終欲用西師乃請封爲艮爲平吳伯以吳易爲總督朱大定錢重爲監軍大定身至浙東請

期且言嘉善長興吳江宜興皆有密約而瑞昌王在廣德引領以待查繼坤馬萬方輩皆喁喁也於是孫公嘉績錢公肅樂亦助公請公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蘇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爲犄角足踞浙西之肩背而困之萬艮請但得兵三千人給半月餉即可有成顧公軍不滿千人其餉又減口以給陳公軍無可支而餘營有兵有餉皆坐視公雖大聲疾呼繼以痛哭而莫如之何孫公乃遣知餘姚縣王正中獨進至乍浦不克而還於是萬艮三疏請行公爲之力措得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冒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

德清內應之民兵先潰公部將徐龍達死之於是吳易方以軍來會而公兵以無繼已渡江浙撫張存仁大出兵攻易則萬艮之軍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是役也使江上有牽制之兵則公軍尚未返萬艮與易皆得互相援而又以獨進敗於是公請急援萬艮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裘尚奭皆請行而開遠伯吳凱尤毅然請獨任之行且有日忽有詔張鵬翼援嚴吳凱守溫其局復散最後而大學士陳盟亦助公請乃復議別遣翁洲石浦兵由海道行又令姚志卓出廣德其事益迂緩而江干已失公亦入海卒死鄭彩之手蓋自畫江事起諸公皆

忠臣而所謀之銳志之專膽之勇未有過於公者諸野史多疏漏祇蕭山徐氏浙東紀略稍具首尾予故旁參互證別爲行狀跋尾一篇以比張中丞傳書後之例云公生平頗畏其夫人之嚴故在北都嘗置一妾生子而留置之京未嘗攜歸及公入海昇一子爲彩所害而妾自京歸攜其子得以奉公之祀此亦狀所未載者而萬艮軍敗被執亦不屈以死萬方從公入海竟卒於域外

徐氏浙東紀略亦有誤者如謂王之仁來歸出公之力不知此乃錢忠介公事誤移之公高氏雪交亭錄則謂公子爲鄭彩搆公死後尚育於彩家亦誤也

題陸鯤庭陳玄倩傳後

鯤庭玄倩二先生之攜難也至傾江浙諸社各分左右袒鯤庭得十八玄倩僅十二檄書甫出殘明門戶之爭多起於細微即此可驗相傳鯤庭矜而亢玄倩不持小節各有瑕疵玄倩之按中州方略大震或語鯤庭曰爰盎亦自可人鯤庭殉乙酉之難玄倩跳而東起兵於西陵之下莊嚋昔浙東才彥和鯤庭者如萬履安劉瑞當輩始皆謝過結歡恨前此不相知而玄倩首上疏爲鯤庭請贈謚時論歎爲不可及玄倩之起兵也破家餉軍事去曰我不可以負鯤庭挈其妻妾沈水而死未幾鯤

庭入夢於其子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義自今以往其與陳氏後人重敘舊好以永世世先大常公聞而嘆曰𧇊林之戈一變而其爲鄧林之杖更何尤哉初鯢庭最善者曰宮允吳君其殉也呼之與偕而宮允逃之君子曰人固不易知也

題馮鄴仙尚書行狀後

浙東以沈文恭公之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斯眞可謂黨錮者矣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可謂大有功於浙東者也然尚書才大故聯絡太廣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

黨以爲我用石齋先生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尚書援計於吳來之遂得涿州之力以起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救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心也而尚書亦以此蒙謗及尚書自中樞歸世謗其爲避事以爲負國則其說尤不公予謂尚書之去位並非負國何也尚書力爭秦督之出關矣甚且請身先下獄以覩其言之驗而思宗必不之聽不可則止是宜去之時矣必栖栖而取陳新甲之禍則愚人也尚書之料事如此思宗不能竟其用斯國之所以亡也而以之謗公不已冤乎

野史謂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不能尚書勸其引興

化同升以爲助興化既相負前約於是與宏典有隙此說亦不覈興化亦豈反覆若此據黃氏宦夢錄則謂尚書不甚合於興化力糾袁繼咸不任江撫又與前說相背此等皆不足信之言

蔡忠襄公傳後論

明烈帝時以西竺之傳講學者蔡忠襄公雲怡黃忠潔公海岸金文毅公正希皆先後殉節是固溢水所云佞佛不害其爲君子者歟然或又云三公多此一講學也陽曲傅氏作忠襄傳多軼事其所載山東人李氏講木虎乃甚言忠襄之迂非有用才也講學諸公不切時務

叅誠有之然陽曲竟謂忠襄雖死實無功於晉其有功在提學江西時能得萬元吉揭重熙曾櫻支柱天地足以言功則過矣忠襄卽不克以保晉爲功而克以一死示晉人綱常之義卽功也且萬揭曾三公之死足以爲師門之功而忠襄之以身徇死反不足爲功亦過於責備賢者矣忠襄豈敢以一死爲功在論者正不可以其盡瘁危疆爲無功也況據陽曲言忠襄先檄寧武周公共守太原周以師至忻矣而國人謂周之部下皆邊兵不可測忠襄不得已謝遣之然則使周公得入城共守事未可知忠襄之無功未可以咎忠襄也三公中正希

最稱知兵然觀其薦用申甫得無亦木虎之流亞哉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姜敬亭熊魚山並糾陽羨相國得譴但敬亭因疏中有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一語思陵怒其詰問詔旨遂責二十四氣姓名至魚山則似原未能無罪者嘗讀盧函赤續表忠記言其自建言降調以後快快失志會求光祿丞不得嘗思所以報之追兩次召見因首輔在旁不敢盡言卒聽吳來之之託默然神沮游移畜縮全屬私見以烈皇之猜察卽令披肝瀝血絲毫無瞻顧猶恐言不見信況如此者能不動其疑乎故尹宣子謂帝是時

已慍首輔實怒魚山之首鼠謂其兩下討好遂反以誹謗大臣加之雖未知然否要之固宜矣

跋始寧倪尚書墓銘後

鴻寶先生在明謚曰文正其在國朝謚曰文貞當時禮部牒行浙撫下倪氏文卷可據也今明史並作文正誤矣初明人本擬謚爲文忠先生之弟朗齋願得文正或曰文正古未有以贈死難者朗齋曰是乃所謂得正而斃者也議遂定於是同難杞縣劉宮允亦用此謚并及於蕺志先生皆以朗齋之言故也文貞之謚於義略同然終未可竟混爲一也

題薛歲星作王武寧傳

歲星所作王武寧傳如其言浙東之役全出其功而孫熊錢沈反屬聞風而起者謬矣方王同罪而王以一死浙東人多稱之雖淸流如蔡大敬徐涵之多所稱許其故何也武寧子鳴謙亂後爲僧即所稱宣在字友聞者也粉飾其父事以乞言於諸公故世多信之不知非鳴謙之狂愚不足以速其父之亡而身後欲爲其父求忠臣之目何可得也歲星所作諸忠傳聞其多類此讀者幸諦審之勿輕信也

題徐侯齋傳後

石齋先生於丙戌為俟齋貽書卧子招之入閩卧子亦欲俟齋參其軍俟齋皆力辭以為諸公不過因先人之大節而及藐諸孤是昔人所云因以為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喪非所斤斤也此可以見俟齋晰義之精而其中未嘗不具保身之哲可以為世法顧作俟齋傳者多未之及予故表而出之

題馬士英傳

馬士英有良子曰馬錫非其父所為欲感悟之而不得遂先歸其後不豫於禍一曰馬鑾則與士英同死張怡載其事於隨筆嗚呼以錫所為不欲挂名於士英傳中

明矣然明史不宜失之是則犁牛有子之說也

題史閣部傳

禮賢館徵士請決高郵湖以灌　大軍史閣部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其仁人之言乎閣部之純忠大節無可議矣而是言則關於淮海百萬生靈之命揚人所當尸祝也諸傳皆不載予得之王解州朱旦之詩特志之且決湖所以害　大軍者少而害揚人者多勢且與沐河之潰轍同又不可不知也

題田閒先生墓表後

望溪作田閒先生墓表未嘗從其家訪遺事但以所聞

先生爲諸生時辱巡按御史之附奄者著之謂卽此一節可以想見其生平也先生從亡之詳具載所知錄荃溪似亦未見此書吳農祥謂先生曾以山陰嚴相國之薦拜副都御史兼學士持節受高一功李錦等降時高李合軍擐甲傳呼使者入見踞坐不起先生前叱之曰汝輩昔失身爲賊其罪滔天今旣洗心革面願爲王臣而作此偃蹇狀是何禮也吾當一死報國寧有懼耶二賊嗒然氣喪急起跪而受詔且謝過先生留其營者八之後所謂郞陽軍者也農祥言此事親得之杭人朱東觀當時實以副使同先生往當不謬且其文甚壯但高

李之降在思文時非永明也撫高李以歸國者中湘何督師非山陰也先生由推官遷膳部改庶常終於編修非副都先生自序立朝惟救金道隱戍滇事不言其他豈有所知錄不載而尚可信者農祥所作發明諸公傳多矣信口無稽以欺罔天下不知其何所見而攷據又疏未嘗核其歲月時地之確可爲絕倒乃鈔所知錄以寄望溪使更詳序其本末揭之墓門幸無使囈語留貽淆亂舊史爲也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顧菴王公視浙學行部至鄞首祀錢忠介公於學宮并

及丙戌殉節秀才趙景麟可謂以忠孝訓世者矣顧謝三賓亦以是年同得祀何其漫不攷核一至此耶予年十四爲諸生謁先司空宗伯公於祠見三賓主憤甚擊之不碎投之泮水幷故提督張杰之主亦投之忽忽二十六年矣奸人就死魂魄應已澌滅卽在學宮豈敢晏然享祭此不過予少年意氣之所激也展閱忠介祀錄記之於後

讀陸太僕年譜

洪承疇爲秦督其殺賊多失實葢旣仕
本朝梅邨韙諛之也此惟棃洲先生嘗言之然予求其

徵而不得今讀陸太僕年譜言其尾賊而不敢擊賊是譜出於甲申之前可以見棃洲之言不誣據太僕之子惠迪言洪督待太僕甚不相能太僕死事其得卹者由於巡按鍊國事之力則洪督幾掩其忠矣是不可因梅郝輩雷同之口而附和之也

再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爲兗東道將方征登萊謝三賓視師其媚髙潛謟劉澤淸太僕詳志其醜三賓自作視師紀略盡諱之然在三賓之生平固不足恥也

三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半生敭歷兵間爲忌者所抑而卒死於兵予微嫌者矜氣未化讀年譜可見矣兵危事也而太僕易言之故陶石梁言其喜言兵蓋微詞也隆德之難固由洪督之掣肘然觀其一出亦自輕脫少臨事而懼之意此正不可不知非敢妄議勞臣也

題徐狷石傳後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瞿多所不滿請吾更作予以馮傳略具首尾亦足資攷證若瞿所訪得軼事可別志之傳後也瞿曰狷石嚴事潛齋其後潛齋亦畏狷石嘗一日過潛齋問曰何匆匆也潛齋答曰主臣以

兒子將就試耳狷石笑曰習舉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護遺民也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爲之謀則失矣於是潛齋謝過甚窘狷石最善顧宛溪會有事欲商之宛溪而宛溪在崑山司寇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入會宛溪之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肯入司寇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徵車也其孺人頗勸之狷石謂曰吾輩出處之際使若輩得參其口乎潛齋遽曰謹受教是皆瞿所述狷石軼事足以厲風俗者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靜海勵尚書然其於公之學術節
概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碑文諱之
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
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邸徧讀三車經籍直見
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而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
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
上問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李公
對曰主臣向於藏經亦詳觀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
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

之而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
心經世事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
陛下爲釋迦臣即有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領之日晨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嘆曰君子哉
闇齋也說者以爲雍正十年以前
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力也端恪前此爲選君尚書隆

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尚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寮友當如此矣久之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既爲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尚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卬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耑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覆以求其通論

者以爲應氏功臣碑文極闡明端恪之學而不知其淵源所自出予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歸於公用

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衆以

上意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

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衆皆爲公懼
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碑文徵及此事而不悉端
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事跡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
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當記之以登　國史長君遷
今爲戶部語次因乞予序其事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終

結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五

讀荀子

太史公傳荀子謂行年五十始至齊遊學顏黃門家訓因之而劉中壘說苑作十五相去懸絕無可折衷攷儒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於稷下而荀子客焉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不知荀子以何年至姑弗論但以歷事之君計之則宣王十九年當齊極盛之時湣王四十年當齊大亂之時襄王十九年當齊中興之時星移物換前

此田駢之屬皆死而老師獨存尚修列大夫之缺三爲祭酒固已百齡有餘然而齊王建之三年春申君方相楚又歷八年荀卿仕焉春申柄政二十四年死於李園之難荀卿失官卒葬於楚即如說苑所云已極年齒之永者矣又據說苑荀卿歸卒於趙亦與史記不同荀子生於趙見史記卒於趙見說苑然終身未嘗立趙之朝以齊始而以楚終乃曾與趙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之前頗不可解方荀子之由趙而齊孝成未立及其由楚而趙孝成已亡大抵當在去齊適楚之交其年數頗相合通鑑所載頗爲得之此雖無甚關係然亦讀史

者所當攷也

跋賈太傅新書

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詆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其才深爲惋惜予竊以爲絳灌當時賢臣不應至此攷應仲遠風俗通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有寵於帝太傅與之同列獨不爲禮恨而擠之因漸見疏然則長沙之出殆非盡大臣之過也此係太傅立朝大節太史公及交其孫乃不爲之表章可謂疏漏史稱鄧通不過自謹其身絕無他能觀於仲遠所言亦可畏矣夫得君有若文帝三

代以還不多覯者然且深知太傅之才仍使弄臣得與比肩薰猶鑿枘可爲長太息者矣

書韓文公集後

退之先生陽山之貶實爲韋王之黨所排諸家皆無識者洪慶善方崧卿始備得其顛末足以補唐書之漏按寄三學士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別竇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畀彈射不逐恣欺誑又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當時小人忌先生必欲乘閒去之特假其罪於建言即素以文章相契者

亦不能容故神道碑謂論早儀本傳謂論宮市皆非致禍之本又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歸耡耰別實司直詩云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盖韋王之黨敗後餘孽猶存先生雖量移仍多危懼城狐社鼠可想見其概矣

讀石徂徠集

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閣以美揚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是一怪也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

人之諺是一怪也涑水亦不非揚雄然猶爲之周旋其辭謂其髭何飽之禍而委蛇爲之郎南豐以爲合箕子之明夷雖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若徂徠之武斷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於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歟

題雁湖注荆公詩

荆公詩注五十卷見於昭德讀書志而不詳誰作今雁湖之卷與之合然晁侍郎年輩不及見嘉定以後書則志所列別是一本非雁湖作也但不知雁湖之前旣有注何以絕不一引及之不可解矣雁湖居撫州築𦙍峰

草堂以箋公詩又引曾畀建以自助其功甚勤其材甚博然尚不能無失者如錢公輔築偃月堤於四明故公贈之詩曰載沙築成天上路今泛引唐人宰相沙堤以證之疏矣江鰩柱爲春產車螯爲冬產今雁湖謂江鰩柱卽車螯謬之甚者又謂曾文定公未第時嘗游四明其說無據三者皆關吾鄉掌故故特詳之至引後山紫微詩句入注益屬無謂荆公乃後山前輩豈有反引用後山詩者紫微則荆公不及見矣以雁湖之多學而謬誤在所不免信乎注書之難也

跋宋宗忠簡公集

宗留守集六卷遺事一卷雜文一卷歲甲辰從友人左東陽家得之公之人不以文重及見其文益不能不悲其人嗚呼宋南渡時有李忠定與公而不能用讀忠定梁溪集及忠簡二十四疏約諸帥勤王入衞書可謂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何物汪黃褎如充耳悲夫予又讀明儒王華川所作公傳謂公以高宗無北還意中原不可無主圖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高宗母弟也汪黃遂譖公有異圖是以有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之授命未下而公訃聞此事國史家乘皆不書未知華川何所出書之以俟博雅

跋木筆雜鈔後

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㬅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於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貧窗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貧窗袖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駡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貧窗表弟當卽其人也按明輔字子良後村集中有其輓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於藍自一家尚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鵩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汙靴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

節後詞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題眞西山集

慈溪黄氏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眞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閒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擢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閲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閧延及州兵皆閧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

焉出院除政未及拜以疾終

予全子曰乾淳諸老之後百日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讀臨川李侍郎穆堂類稿譏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靑詞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攷其本末而嘆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逕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已則固有不媿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由晚節頗多慚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況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

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即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禦軍知舉之短而於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耶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詞起家故詞命為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涉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晁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撰以自辨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

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以其命訊曰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今世之尊西山者雷同一詞予之言固知世之論學者必有妄摘大儒之說然舊史之是非不可枉也故謹錄文潔之語東之臨川侍郎以申其所未盡焉

東發先生史稿跋

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即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稿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

傳凡六篇疑即日鈔中所闕一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
杜丞相其於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淸之大有微
詞與理度二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
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
文以爲藍本世有能重雕日鈔者當以此稿及理度二
朝政要附之

跋史方叔朴語

方叔爲文惠長子官至禮部侍郎先文惠卒其所著甚
多而朴語二篇則其擬子部之作其書謂司馬文正公
大而未化尚去韓忠獻公一閒雖未必盡當要亦有志

者方叔之書多不傳予得見此二篇鈔之以爲甬上遺文一種

題史秦州友林集

清叔爲文惠弟大中大夫源之第三子以其妻宗女澤累官武功大夫右春坊帶閤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友林集本二卷今僅存乙藁而已史氏家門著作極盛經苑則文惠有尚書講義二十卷周禮天地二官講義十四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彌大有易學指要衍極圖說定之有鄉飲酒儀一卷太極圖論二篇易贊著說嵩之有周禮講義文卿有易解蒙卿有易究十卷芳

卿有古易學詩題詞夏小正經傳攷異卿有太極圖說公斑有易演義象數發揮史料則彌遠有高宗聖政編要二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紹興求賢手詔一卷忠宣有書判錄彌忠有廬陵教民集守之有升聞錄傳記則文惠有會稽先賢傳二卷定之有鄱陽志三十卷饒州志二卷象數則守之有潛虛解說林則彌大有世家二篇朴語二篇鏡藿讃書守之有世學二十四卷心易龜鑑文卿有石窗野語書學則文惠有童丱須知三卷彌忠有歷代總括臨池筆訣卿有石鼓文攷類纂則吉卿有廣事文類聚而別集則文惠有鄰峰眞隱漫錄五十卷直翁外集二十五卷彌大有朴

齋外集忠宣有滄洲詩稿彌林有慥齋集彌忠有自齋集五十卷彌應有自樂山吟彌鞏有獨善先生集五十卷宇之有用拙齋集定之有月湖集嵩之有野樂篇百篇宅之有雲巖集安之有類稿慥之有拙齋集蒙卿有果齋集越伯有雲閒集徽孫有觀物和陶詩公斑有蓬廬居士集大半爲經籍志之所未載者予搜求前輩文獻於永樂大典中鈔得文惠周禮論語二種彌大朴語一篇於天一閣范氏得文惠漫錄其餘則偶或遇其奇零篇幅而未能盡也當時以三宰相兩執政重圭累衮之勢而各肆力於撰述亦正有不可及者序稱文惠爲魏王按

宋史文惠封魏公贈越王恐序誤也淸叔之官不達今讀其集蕭然物外不能見其爲闤闠家見其亦同叔南叔之亞也歟讀書附志載有黃㬊說曾丰序而今無之蓋弁於甲稿之首也今乙稿序亦失其首葉吾友厲徵君鶚定爲鄭棫作

跋遺山集

遺山之於金雖有爲崔立撰碑之累事由刼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沒也其力求修元史亦思以効忠於金卒被阻而能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求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於元之貴臣讀其碑版文字有爲諸佐命作

者至加先大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國之遺民而致稱於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致書耶律中令薦上故國之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願言呼諸子相從潁水濱昔人風節尚哉要之遺山祇成爲文章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託於國史以自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也嗚呼宗社亡矣寧爲聖予所南之介不可爲遺山之通豈予之過爲責備哉

重定中州集序目

中州集第一卷至第七卷是遺山所先定者至第八卷

邢具贍恕別起愚爲數之至第九卷馬舜卿適合商平叔所云百家詩略之目盖即平叔本而遺山附入之不欲沒其實也諸相劉豫而下則又遺山所續采者故詮次復別是皆挍遺山自序而可知也獨其中於愚意有未慊者遺山之開卷也以宇文虛中爲首虛中終不可與吳激輩同年而語虛中僞受金官志圖挾淵聖南歸事已垂成秦檜以其蠟丸洩之金遂與同謀高士談闔門受害故宋爲之贈官予謚立廟置後而且賜姓於其嗣子即宋人之痛之而虛中之志可原也已朱弁固賢者其不屑與虛中合集或亦未悉其密謀也倘必執豫

謏二忘之言以繩之無乃使長逝者過於誣屈纍者同年生杭世駿注金史愚嘗遺書欲其爲之湔剔世駿亦以爲然遺山所作傳亦未嘗不著其事而仍弁之卷首則失矣趙晦靖康末一主簿汴京破後不復仕楊輿宗以建炎渡江著龍南集以志懷斯其人皆陶潛司空圖之儔也姚孝錫曾仕金遺山尚置之南冠之列而反於二公混以爲金人亦所未安遺山謂金之文藝當以蔡珪爲首其說甚當然甲乙二卷宋遺臣先後參錯不甚了了別翅之二卷亦然故愚妄爲定之以首二卷爲前集以位置宋遺臣自吳激始合之以張斛蔡松年

馬定國祝簡朱之才劉著施宜生及後二卷之王競李之翰吳會趙愨王樞而附之以劉豫杜充張孝純虞仲文仿歐史唐六臣傳之例也以末一卷爲外集則司馬朴滕茂實朱弁何宏中趙晦楊興宗而附之以宇文虛中高士談姚孝錫仿宋史周三臣傳之例也其餘則爲正集依其時代次之亦可矣近世言金史者好詆遺山蓋自王尚書阮亭始然遺山亦何可輕詆如愚所言未必非遺山之功臣也

讀歸潛志

元裕之與劉京叔互委撰崔立碑裕之作滹南墓志有

云崔立刼殺宰相送款行營翟奕輩請建功德碑召公爲文自分必死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太學者京叔與麻信民也裕之別業上梁文曰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刼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佽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此指京叔之委過於裕之也及觀京叔歸潛志中所述則深有憾於裕之并及滹南予平情攷之滹南與裕之實不欲撰碑而又不

敢抗故強付之京叔與麻信民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謗文人遭此亦可悲也陵川郝文忠公宗師遺山者也其詩曰國賊勒文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盍極口詈京叔矣然其末曰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則遺山之不能無罪亦可見矣特不應使獨受過耳史臣書其事於滹南傳中元劉情事頗爲平允雖然胡不早去而棲棲於圍城之中以自貽伊戚吾乃嘆宋之亡相率引身而遁者自審不能爲文丞相

家參政而又擢遭吳壁買餘慶之辱雖其於殉國之義有愧而潔身則得矣正未可以深罪之也或曰是時四郊皆兵殆欲去而不能不然裕之輩不若是之愚也雖然此手豈可使著賊吾不能不爲諸君惜也

題許文正公集後

靜修先生退齋記予向疑其爲許文正公而作然尚未敢質言之及讀道園作安熙默菴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

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莫知奪也觀靜修攷察於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攷之其爲許文正公無疑也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於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和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屏棄猷爲乃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乃變化

氣質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交正之學果出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交正與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僅在善人有恒之間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間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跋危學士雲林集

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晩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爔敎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按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

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
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搘擊其爲仰體當宁
之旨明矣若清江集混言三年識公京師未幾公卒是
蓋不欲詳言其事故略舉之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於
輕重之義然其出槩朝實錄於刀劍章皇之下功亦不
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
時當宁眷睞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既高
雅志不仕之語後世失身瓦裂之徒可爲殷鑒而尚或
援此爲例可謂不自愛惜之甚者也教授名炌亦見潛
溪銘中清江集作於爊或是其字按廣韻於爊正切炌

字教授好奇遂取爲字自古在昔如楊朱之学子居乃其證也竹垞謂北平載記脫去㤓字不知載記書名當是玐字之訛并識之以正其失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學士曾受業於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祕先生藩遠高弟則學士之於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藩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已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與吾教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

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於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耆遠之所期於學士者虛矣閑中今古錄謂明太祖因徙元舞象至南使象舞象伏地不馴遂書牌曰危素不如而學士因之被謫嗚呼何辱如之

書何大復集後

明正嘉時詩文之牛耳者爲李北地而大復和之顧大復以早逝不永其年予少讀大復集以爲特文士耳及讀先進遺風言大復以中翰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以象犀珍貝贈遺概謝不納遊

瑾用事上書請大臣言宜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里居踰年有言之瑾者免官瑾敗西涯薦之詔復原官錢寧欲與交驩以畫求題大復謝曰古畫不可玷汚有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大復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乎賻金易之乾淸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之誣大復上書爭之甚力積爲樞要所不喜出之校士其大節有如此者惜乎未見其止也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忍齋集文三卷詩二卷明萬歷時朝鮮大臣輔國崇祿

大夫領中樞府事兼管經筵洪暹退之著忍齋其別號也小長蘆叟葺明詩東人至九十一家在屬國爲最盛然未見此集雍正壬子閏五月吾友仁和趙六意林得之燕市卷首無序其末有左議政金榮貴所作墓志銘言其官吏曹時會忤權臣下詔獄拜杖尋以典試發策歷舉前代戚里宦寺之禍坐直言見謫晩年三領揆席深以盛滿爲懼每承一恩命必固辭至十數章蓋東國大臣之賢者也東國最重世家退之亦父子宰相稱盛族云其文肖其土風大率平衍之音近日小山堂插架甲於浙河如此本者亦儲藏家所未有也

書明詩綜後

竹垞選明詩綜網羅固多訛錯亦甚不少卽以吾鄉前輩言之屠辰州本畯並未嘗爲福建運司益因其曾任運同而訛陸大行符東林復社名士有環堵集傳世乃訛其名爲彪以此推之必尚有爲我輩所不及攷者牧齋列朝詩選竹垞歷詆其疏愚以爲著述家總不能無餘論也

書甬上耆舊詩後

竹垞譏杲堂甬東耆舊之選罣漏不一而足如陸中翰寶者曾與百穀孟陽諸公往還贈答並非隱晦不知杲

堂何以失收杲堂壟漏誠多有之但竹垞所舉卻失中翰與杲堂爲前後輩猶及相見杲堂之例薦紳以神宗末年爲止惟布衣或有不拘者是不足以誚之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崑山徐開禧輯明名臣言行錄百卷予觀其搜羅稗野諸鈔與實錄相參錯雖不能無壟漏用功可謂勤矣但晦翁宋名臣言行錄每所援據必注其書之所出於下此最是著述家一妙例開禧不然便屬疏濶至成祖靖難功臣如張河間朱東平則並不錄是竟闕一朝人物不知其何意也聞新城王士禎亦有是書予未之見

跋張茂滋餘生錄

鯢淵先生殉難闔門二十七人同盡獨公冢孫茂滋以遺命保宗祀逃出道隆觀中行至中途仍被俘囚於鄞獄鄞之義士陸宇爗董守諭董德偁百計出之未能得公之故將汝應元故客朱龍輔之亦未得大名人蕭伯閶閩人劉鳳翥皆公舊所取士適俱在鄞共爲言於當事乃免茂滋既出而病館於陸氏覲日堂中幾死病中著餘生錄且萬言其述俘囚中之困厄令人不能卒讀文境固眞亦筆力足以達之時尚未冠乃知茂滋眞奇才也病愈蛟川義士范兆芝送之歸華亭應元爲經紀

其家乃未幾而茂滋卒蘭摧玉折皐陶不祀可哀也已初茂滋著蒙難紀言其文係駢體請正於先贈公以爲弗佳乃改撰此錄今予家尚有茂滋手書餘生錄稿及蒙難紀言原本每一展閱輒爲泫然

跋鄺湛若嶠雅後

湛若先生大節不待言矣顧其少時曾入阮大鋮之門大鋮文集湛若爲之序稱門生焉蓋湛若少時好聲樂大鋮在留都羅而致之也非後來大節則湛若幾不免爲奄人之徒人所以貴晚諸也湛若嶠雅係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東莞袁督師曾於粵中邀贈謚非嶠雅無

以知之棃洲先生謂桑海諸公集可備詩史信夫

浩氣吟跋

稼軒先生晚節如此可謂偉人也已然其少年連染於牧齋之習氣把持鬨訟一事爲其師太過反以身爲戮豈非牧齋累之耶然自丙戌以後牧齋生平掃地矣而先生浩氣吟中猶惓惓爲至形之夢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齋顏甲千重猶敢爲浩氣吟作序可一笑也

題萬民部履安繽騷堂集後

履安在復社中甬上四孝廉之一也丙戌後文虎早逝時有七孝廉皆謝公車而次公節最高履安天鑑次之

即四孝廉之三也履安與謝氏婚乙酉之役諸公欲殺謝氏履安救之及戊子諸公反爲謝氏所殺履安力不能止遂以此大不理於口然履安亦甚自悔故以悔名菴其後同志始辨原之林太常薑菴貽書董隱君曉山言春秋責備賢者固當然不可沒其補過之心可謂平情之論適予選甬上耆舊詩特爲著其事此固不必諱也

跋吳稚山歲寒集

稚山吳尚書在海上時合累朝革命之際仗節死者自孤竹兩公子始合爲一集題曰歲寒松柏而陶泉明謝

皐羽之徒則附見焉予得之同里高辰四隱君家尚有宗伯手印鈐識其首是時流離荒島今日域中誰家天下而其序首有曰國有以一人存者其人亡而國不可亡故商亡而易暴之歌不亡則商不亡漢亡而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不亡宋亡而正氣丹心之什不亡則宋不亡千百年而下讀之者應爲張目眞歲寒中一倔強老也萬九沙太史家有穉山集因錄而遺之使附諸後

書明夷待訪錄後

明夷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冲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書嘆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癸

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沉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并已刻之板亦燬於火徵君著書兼輛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題歸恒軒萬古愁曲子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瑋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爲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爲譙翁或以爲道隱或以爲石霞皆鮮證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於恒

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繹堂詹事詞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
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剩
水之間未聞有得播
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恒軒太僕曾孫名莊一
名祚明字元恭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草諸
體嘗題其齋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嚣嚣然曰
時皆笑之方史閣部守淮揚恒軒仲兄爾德名昭參甯
府事所稱禮賢館徵士者城破死之恒軒亦同顧推官
舉師不克行遯得免書淫墨癖竟以佯狂終身

題南隄詩

鄞之湖上南隄經始於先宗伯公別名曰桃花隄未竟而逝湖上諸公卒成之宗伯集中固無詩而諸公亦絕少即敬身先生不過數首殆闕事也封若先生獨成一卷敬身序之足以補志乘之遺矣但封若題詞中以爲即北宋人偃月隄故址則又非也攷延祐志湖上之隄有二偃月在湖之北廣生在湖之南偃月盡當紅蓮閣下以衞酒務而廣生當壽聖院前以飼魚明時並無矣今之南隄尚在廣生之南則以真隱觀其去偃月遠不可指爲一也偃月廣生並在湖之中流截水爲隄而南

隄則郎以城下沙尾爲之同名曰隄而所以爲隄者不同不可不知也故國消沈喬木淪胥今浴隄以求桃無復一枝片葉矣猶幸先生之詩尚存後人倘不攷浴其譌而仍之所失不已多乎宗伯之菘窻近在隄北抑吾家子孫所當審正也爰弁數語於首

題王解州集

五君子之中楊氏無後其四家亦不過一傳而絕咄咄怪事也解州於其中以文詞顯其經術不若先人其文詞則遠過之惜其不爲王袁而爲嵇紹故吾鄉人不甚稱以此見吾鄉前輩月旦之嚴今無矣夫解州集不過

予亦幾於隻字不得傳

湘帆堂集跋尾

平叔湘帆堂集在江右諸公中文品出王於一魏凝叔之上然本領稍薄魄力亦孱耳平叔之父給事天啓閒爲奄黨麗名逆案故平叔終身不交復社諸公在弘光中嘗與文止書云先人於天啓中特以會議三案要典遂爲罪戾崇禎初且有論其依附孫淇澳者此正今日之所諱又與友書云先人心跡半被浮雲能見諒於二祖列宗而不能得之依門傍戶之徒又云東鄉死後莫能闢幽然予讀南雷文集則必以阮大鋮傳櫆並稱阮傳相

齊其人豈有可雪耶又讀三垣筆記則曰給事遡疏糾左魏誠過然其糾汪文言狎邪則一時頗稱快者後因糾忠賢終瑣世不出則謂其贊導殺左亦過又曰張太宰捷累稱其枉而弘光中不起官或以其先經楊維垣糾故弗許也則當時固有以給事爲枉者然使給事果曾糾璫平叔之口何不及此筆記恐誤也據平叔所言亦不能諱其豫名於要典而又不能決言其爲淇澳同志其詞支矣映碧素不貶張捷因此而并信其所與者耳以平叔之支不能雪其父孝子慈孫之憾也

題陶文紫笥集

紫笥先生文未能洗盡華藻然酷肖范蔚宗同時罕其匹顧爲人鼻岸不能少受屈折前輩多畏之不甚爲吹噓也崑山徐學士領明史延致天下之士四明萬丈季野任攷索頗委紫笥以文故是集多明史諸傳其時紫笥尚年少未通籍而閻丈百詩輩皆忘年交之已而卒爲忌者所排與崑山絕其同里翁尚書亦知之紫笥成進士一日在翁邸翁之子驕而汰辱何文義門於衆中紫笥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頗不以紫笥言爲然紫笥長揖竟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爲翰林請從此辭已而紫笥果不與館選其謫銓

得昌化在窮島中竟卒於官裝箭之入粤也謂義門曰吾今豈復望進取但竭撫字之力以求無負於國他年幸得報政歸讀書授徒更盡其能事於文藉手以見萬闇諸先生足矣然卒不遂其願而死而昌化人至今感其惠政不衰先生之子正一正靖皆與予交而正靖尤厚今亦死矣爲題於其集之後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終